

西泠 印社

XILING ACADEMY OF
TRADITIONAL ARTS

饶宗颐、刘江学术专辑

总第三十三辑



西泠印社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 主编导语 | LEADING WORDS |

陈振濂

2011年中国书画篆刻界最受关注的大事，即是95岁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社长、刘江先生任西泠印社执行社长。西泠印社社长在空缺六年后，终于迎来了新的掌门人。这一出人意外的举动，一时引起海内聚焦西泠，议论风生，并试图由此探寻西泠印社遴选社长的规则与行事风格及社团定位，客观上造就了一个横跨数月的社史话题。本辑我们组织了饶宗颐、刘江两位前辈的相关文字、文献与学术贡献的介绍，尤其是对他们的学术成果作了尽可能的梳理，从而彰显西泠印社以学术立社的独特人文传统，试图在让社内外了解、把握这一文化事件的同时，也为西泠印社的当代史留下一份有针对性的珍贵文献史料。

西泠印社顾问、著名书画鉴定学家、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逝世，这是当代书画鉴定界的重大损失，也是西泠印社的重大损失，谨刊发一篇研究徐邦达先生书画鉴定的学术论文，以志纪念。

近期西泠印社社员成果叠出，著述面世甚多，兹举其六则以见大概，希望有更多的社员关心与重视学术，投身于其间。刻印书画，是社员从艺的立身之本，但只有有学术思想的指引，艺术创作才能找到出发点与方向目标。在这方面，第七任社长饶宗颐先生与刘江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垂范与榜样。

2012年春季雅集举办在即，全国印社社长联席会议也即将召开，印社策划的许多艺术、学术活动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可以想像：西泠印社在今年还会是一个腾飞与发展之年。愿印社同道多来关心、多加呵护，为明年的110周年大庆做好铺垫工作。

2012年3月21日于孤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泠印社,第33辑,饶宗颐、刘江研究专辑 / 西泠印社编. —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508-0432-6

I. ①西… II. ①西… III. ①美术—杭州市—丛刊②饶宗颐—人物研究③刘江—人物研究 IV. ①J12-55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548号

《西泠印社》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扈 功

副 主 任 鄞仲选 刘 江 朱关田

程王发 韩天衡 陈振濂

魏皓奔 童衍方 李刚田

编 委 包正彦 黄镇中 金鉴才

余 正 熊伯齐 孙慰祖

祝遂之 孙其峰 杨鲁安

主 编 陈振濂

副 主 编 包正彦 赵一文 黄镇中

江 吟

编 辑 (姓氏笔画为序)

王佩智 邓 京 叶 莹

吕金柱 朱妙根 吴 莹

邱 云 余 成 张钰霖

侯 辉 顾祥森 郭超英

桑建华

责任编辑 侯 辉

执行编辑 郭超英 郦未未

封面篆刻 李 早

出 版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层

邮 编 310014

编 者 西泠印社

地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5层

邮 编 310014

电 话 0571-85812993

传 真 0571-85812974

网 址 www.xlys1904.com

电子信箱 xlys_1904@163.com

xlysshekan@sina.com

设计制作 西泠印社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6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

书 号 978-7-5508-0432-6

定 价 28.00元

| 目录 | CONTENTS |

1 主编导语

4 饶宗颐 刘江学术专题

4 百年西泠公推社长 汉学泰斗众望所归

——西泠印社社长选举和赴港颁证仪式情况综述

8 饶宗颐文论十则

16 饶宗颐书画题跋选

20 饶宗颐荣获首届中华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21 饶宗颐书画选

31 饶公留影

33 《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节录) / 季美林

38 《饶宗颐书画》序 / 黄苗子

40 乾坤清气一鸿儒 / 冯其庸

42 贯通融会 领异拔新 / 郑欣淼

43 赞饶宗颐教授之学艺 / 西岛慎一

45 硕学通儒饶宗颐 / 陈振濂

48 喜闻饶宗颐教授受聘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有感 / 归之春

49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

——饶宗颐先生对敦煌学和敦煌书法的研究与艺术实践 / 张永强

52 近年出版的饶宗颐及其研究著作一览 / 郭超英

55 西泠印社执行社长刘江先生访谈录 / 郭超英 郑波

56 近年出版的刘江先生著作一览

59 学术研究

59 新论米芾在印学史上的地位 / 陈硕

71 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方法研究 / 林如



76 博雅西泠

- 76 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史料研究二则 / 朱恒吉
80 叶尚青《龙神图》 / 林乾良

82 社员成果介绍

- 82 朱关田《吴兴太守道家流——颜真卿在湖州》读后 / 薛龙春
84 论《民国书法篆刻史》及其作者孙洵 / 景迪云
87 孙慰祖新著《可斋问印·印语》、《可斋问印·印品》出版
88 郭学焕著《求学路上》
88 孙晓泉著《西泠情愫（续编）》
88 《心与古会——刘新惠作品集》

89 印社信息

- 89 创新产业形态 拓展品牌空间 打造文化地标
——2011年西泠艺苑孤山雅集·论道系列之首届“海峡文澜·煮茶论古今”
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91 杭州市·岐阜市中日友好书法交流笔会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举行
92 “西泠墨韵——黄镇中洛杉矶书画展”举行
94 “梅花烂漫——师村妙石创新篆刻展”举行

95 来稿选登

封二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封三 饶宗颐常用印选

封底 社藏撷珍

菊遐龄图 清代 王三锡



百年西泠公推社长 汉学泰斗众望所归

——西泠印社社长选举和赴港颁证仪式情况综述

西泠印社是海内外创立最早的金石篆刻专业艺术社团，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先后担任社长，均为一个时代文化艺术领域的标志性人物。自2005年启功先生去世以来，西泠印社社长一职空缺至今已达六年。随着西泠印社成立110周年大庆将近，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人选越来越成为海内外瞩目的大事，如能由一位成就卓越、深孚众望的大师级人物继任社长，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浙江省、杭州市领导对此也高度重视。经过多方推举，研究酝酿，由饶宗颐先生担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刘江先生担任执行社长，是目前最为合适的人选方案。中共西泠印社党组根据推荐意见，迅速行动起来，组成了由西泠印社党组书记魏皓奔总牵头的工作团队，拟定了赴港面询饶宗颐先生意愿、召开理事会进行选举、赴港颁发社长证书“三步走”的工作方案，并抓好落实。在西泠印社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下，经过精心规划、周密组织、分工合作，顺利完成了赴港邀约、理事会选举、赴港颁证等相关工作，取得圆满成功。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赴港：诚意邀请欣然首肯

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人选方案确定后，考虑到

不确定因素较多，西泠印社经过多次沟通联络，于10月26日委派专人赶赴香港，拜会了饶宗颐先生，当面转达了浙江省和杭州市领导对饶宗颐先生的问



候，并向饶宗颐先生致赠了由西泠名家镌刻的姓名印、肖形印青田石对章。饶宗颐先生虽然年近期颐，但思维敏捷、谈笑自若，席间饶有兴致地翻阅了《西泠印社百年图史》等图书资料，并高兴地回忆起他与沙孟海、赵朴初、启功、方介堪、小林斗庵等印社先贤的交往，记忆力十分精准，精力饱满，十足寿者之徵。

饶宗颐先生的个人成就和国际声望极高，属于海内外公认的宗师泰斗级人物，从赴港会面的情况来看，他本人也有出任社长的意愿，确是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的合适人选。因此，西泠印社代表回杭以后，印社党组一方面立即向杭州市委作了专题汇报，在得到市委的明确指示后，即着手进行社长选

举事宜等筹备工作；另一方面，通过饶宗颐先生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邓伟雄，与饶宗颐先生建立了直接联系。

二、选举：组织运作周密细致

理事会选举是整个工作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环节。尤其是西泠印社的社长人选，海内瞩目。为此，西泠印社对理事会召开的时间、理事会出席人数、发放通知和选举的方式方法，以及选举的程序等各种情况都预先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准备。

（一）确定于赴港颁证前三天在杭州召开八届六次理事会。这一时间点离“百年西泠·盛世风华”大型系列活动期间召开的八届五次理事会已有一个多月，在筹备上不至于太仓促，各地理事也有休整的时间，同时便于香港方面在理事会选举结果产生之后，着手邀请参加颁证仪式的香港特区政要、文艺界人士和媒体嘉宾等。

（二）考虑到西泠印社八届五次理事会一个月前刚刚开过，且时值年底，分布各地的理事工作十分繁忙，为此印社秘书处事先作了充分的沟通和说明，确保到会理事人数。

（三）按照《西泠印社章程》规定，对选举程序作了精心设计，召开西泠印社社长（扩大）会议，以《西泠印社社长（扩大）会议决议》的形式，特邀吸收饶宗颐先生为西泠印社社员，并推荐增补为西泠印社理事，提交西泠印社理事会表决；刘江先生担任西泠印社执行社长一职，涉及对《西泠印社章程》的修改，也在《决议》中一并提出。

（四）由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翁卫军亲自到理事会上作关于社长和执行社长候选人的情况说明，体现市委、市政府对西泠印社社长人选的重视和支持。同时，为了让与会理事对候选人的成就、地位和影响有进一步的了解，现场发放了关于候选人的图文介绍资料，并专门制作了7分半钟的视



频短片，在选举表决之前现场播放。

经过充分的准备，12月13日，西泠印社八届六次理事会在杭召开，全部56位理事中实到理事数超过大半，连香港、台湾等地的海外理事也专程前来；因事未能出席的理事也出具了书面文书，委托他人代为表决，使实际投票人数为历次理事会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充分反映了西泠印社中人对于推选产生新社长的殷殷期盼。选举过程非常顺利，饶宗颐先生担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刘江先生担任西泠印社执行社长的选举，均以全票一次性表决通过。在会后的现场采访中，与会理事对选举结果均给予高度评价和拥护，也证明饶宗颐先生、刘江先生的任职，在社内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三、颁证：贵宾云集热烈隆重

社长颁证仪式，是海内外各界关注的焦点。由于饶宗颐先生久居香港，故仪式定于香港举行，由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翁卫军代表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亲自颁证并致赠贺礼，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代表西泠印社致辞，体现了杭州市和西泠印社对一代宗师饶宗颐先生的敬重。

选举之前，西泠印社已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联系，就仪式和酒会的规模、层次、邀请贵宾等事项达成了一致。12月13日中午，西泠印社八届六

次理事会选举一结束，印社第一时间将饶宗颐先生当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的消息电话通知饶宗颐先生女婿、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统筹主任邓伟雄先生，委托他们立即发送请柬，广邀嘉宾。当天下午，西泠印社代表团前期工作组飞赴香港，抵港当晚即与邓伟雄先生就仪式筹备工作、媒体报道等细节一一商议落实。颁证仪式和庆祝宴会由原来的分两地举行，改为同在香港潮州商会俱乐部举行，这是因为考虑到，一方面可免于饶宗颐先生和诸位嘉宾的辗转车马之劳，另一方面，香港潮州商会的会长之一即是饶宗颐先生，在此举行仪式，亦以表示对饶宗颐先生的敬重。14日一早，代表团赶赴现场察看场地，根据现场情况对原方案作了进一步调整，提出具体要求，下午又应邀与媒体进行了恳谈和餐叙，香港几乎全部华人媒体高层如数出席。15日傍晚，工作组又分三批赴机场迎候翁卫军、陈振濂等杭州市领导和市委宣传部有关人员、中央及浙江省、杭州市媒体记者，此时，仪式和宴会的一应事宜已全部准备妥贴。



12月16日中午，香港潮州商会俱乐部礼堂，西泠印社社长颁证仪式在此隆重举行。缤纷的花篮、簇拥的人流、密集的闪光灯，宣示了这一刻的郑重和喜悦。当95岁高龄的汉学泰斗、一代宗师饶宗颐先生，从专程赶赴香港的中共杭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翁卫军手中接过西泠印社社长证书，正式执掌“天下第一名社”之际，时隔六年，这一海内瞩目的百年文人艺术社团再次拥有了自己领袖群伦的首长。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李刚，主管香港社会文化事务的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宣文部副部长刘汉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王英伟，中国工程院院士、饶宗颐学术馆馆长、原香港大学副校长李焯芬，西泠印社常务副秘书长、社务委员会副主任包正彦，饶宗颐学术馆之友会会长孙少文、高佩璇、谢锦鹏、王庭聪、陈邱敏英，以及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西泠印社、香港地区政要及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嘉宾、新闻媒体代表等近百人出席颁证仪式，包正彦主持仪式。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香港英皇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受成等海内外名流均致赠花篮，表示祝贺。陈振濂、曾德成、李焯芬先后代表西泠印社、香港特区政府和饶宗颐先生致辞。仪式上，翁卫军代表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向饶老致赠了特别订制的礼品——一方色泽华美、质地温润的福建寿山石章，一祝饶宗颐先生寿如金石，二愿西泠印社与饶宗颐先生的缘分如金石一般传诸久远。饶宗颐先生当场回赠八尺书法长联一对，上书“好古游六艺，作草嗣二王”，寄寓了

自己的学术和艺术心路。颁证仪式之前，在贵宾休息室，翁卫军部长当面向饶宗颐先生转交了中共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给他的亲笔信；仪式结束后，在香港潮州商会宴会厅还举行了隆重的庆祝酒会，近百位嘉宾济济一堂，共同举杯，恭贺饶宗颐先生就任西泠印社社长，气氛隆重、喜庆而热烈。

四、报道：聚焦热点深入广泛

寿近期颐的一代宗师、学界泰斗与百年文人艺术社团结缘，使得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的产生和就任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也为宣传杭州、宣传西泠印社提供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热点。为此，西泠印社在事前进行了认真的规划和部署。

（一）专门制订了媒体宣传方案，提出了报道的内容、重点和要求，并确定了以杭州的理事会选举、香港的社长颁证仪式为焦点、前后两轮宣传高潮的报道计划；

（二）事先考虑了媒体宣传报道的实际需求，精心选择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时间点，并留出了充足的时间供媒体记者充分收集资料、做足功课；

（三）在理事会选举、赴港颁证仪式之前，专门准备了新闻背景稿和社团近期发展概况、饶宗颐先生介绍视频光盘等资料，提供给媒体记者，并专门安排了资深理事接受媒体的现场采访；

（四）在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专门组织了在杭中央和浙江省、杭州市主要媒体记者，随团赴港进行报道；

（五）代表团飞抵香港的次日，即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出面，举行了香港媒体高层恳谈会和招待宴会，在港几乎所有华文媒体高层如数出席餐叙，席间包正彦通报了西泠印社推选

饶宗颐先生为第七任社长的有关情况，邀请媒体嘉宾出席颁证仪式，并拜托他们给予大力报道。恳谈会结束后，关于饶宗颐先生出任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的新闻报道很快见诸香港报刊，为后续颁证仪式的宣传报道营造了良好的预热氛围。

12月16日颁证仪式现场，海内外数十家媒体集中聚焦，宣传热度达到最高点，虽然由于考虑到饶宗颐先生年事已高、不宜打扰，并没有安排媒体采访环节，但记者们还是见缝插针、想方设法地采集了第一手资料，并对相关背景展开了深入挖掘。新华社亚太分社、中新社、中通社香港分社等重要传媒，《大公报》、《文汇报》、《亚洲周刊》、《星岛日报》、《明报》、《成报》、《紫荆杂志》、《苹果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杭州日报》、《美术报》等香港和内地重要平面媒体、专业报刊均在主要版面刊登了整版大幅报道；中央电视台亚太中心、凤凰卫视、亚洲电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浙江卫视、杭州电视台等重要电台、电视台均在黄金时段作了新闻播报和专题采访；新浪、搜狐、雅虎、网易、新华网等各大新闻门户网站、主流网络传媒纷纷转载，后续报道至今余韵未息。截至12月21日，以“饶宗颐、西泠印社、社长”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高达30余万条。

饶宗颐先生是国际学界景仰的一代宗师、学界泰斗，也是功力深湛、才赋过人的艺术大家，他当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使西泠印社这一海内外印人心目中的“圣殿”再次拥有了领袖群伦的首长。纵观整个赴港邀约、会议选举和颁证仪式的全过程，所有工作都有计划、分步骤、平稳有序地进行，媒体报道盛况空前，密度、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对西泠印社的未来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社团事务处、创研处供稿）

【本文责任编辑 郭超英】

饶宗颐文论十则

泛论禅与艺术

有人问：什么是禅？我不作答。姑且举前代两位大德的话，代我作答：

（一）问：如何是禅？（柘溪从实师）曰：“不与白云连。”

（二）问：如何是禅？（新罗百岩师）曰：“古冢不为家。”曰：如何是道？师曰：“徒劳车马迹。”曰：如何是教？曰：“贝叶收不尽。”

这些答案与问题，从表面结构看来，好像沾不着边。但细察它的深层，却蕴藏着无穷的意义。这种用类比、曲喻的语言，返观古来的传统文学里面，有点像诗的比兴。这样的语言技巧本身已具有极高度的艺术性。“不与白云连”，读起来很像谢灵运的诗句：“白云抱幽石”；“徒劳车马迹”，有点像陶公的句子：“而无车马喧”，分明是诗家的警句。禅家采用诗句型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本体问题，摆脱去名理上纠缠不清的逻辑性的语言，单刀直入地用文学上“立片言之警策”的方法来启发人们心理上的睿智，是人类祛除无明获得醒悟的不二法门。这种办法可说是“致知”上的一种艺术手段。禅家本来不立文字，但仍保存许多语录，那些传下来的禅偈，大部分可说是诗，表现于偶然拈花微笑的谈吐之间，禅的世界，几乎亦是诗的世界。

禅是积极的，马祖曾说：“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是严肃的，我人稍一检看《百丈清规》，

便可明白禅僧基本要受到严格的拘束，并不如后来的狂禅那样放纵与随便。禅的产生、传播地区，主要在湖南、江西、粤北一带的山地，禅僧与山民共同生活，所体会到的大自然是空阔、无垠和自在，他们生活在大化之中，精神已得到无上的解放。从“禅”得到的宁静，本身已是一种生活中艺术的享受了。南岳石头禅师答道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说道：“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转处也无？”师曰：“长空不碍白云飞。”道悟问：“什么是禅？”石头曰：“碌砖。”问：“如何是道？”曰：“木头。”在他们四周围所接触到的事物，一草一木，一山一石，未尝不可以悟道。一弹指，一扬眉，一呵欠，一咳嗽，无非佛性，“一悟便至佛地”。任何场合，可以吟诵几句禅偈。饮水、挑柴，都是妙理，把他们的精神实体——佛性，融会于日常实验生活之中，随时随处，得到领会，使用艺术的语言——诗偈，作为传道的媒介。禅僧，可说生活在艺术里面，处处可以体会到诗的意境。比方，有人问：

“如何是和尚利人处？”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

“如何是西来意？”曰：“白猿抱子来青嶂，蜂蝶御花绿叶间。”

这种诗样的语言艺术，便成为禅僧的口头禅。整部《传灯录》，其中禅偈充斥，几乎成为诗的渊薮了。

“禅”的梵言原是禅那，我在印度参观许多禅窟，禅僧都要枯坐寂灭，在深林古洞里，去习苦行。在华则可活活泼泼地运用于日常生活，行动上都可从禅机取得亲证。六祖已指示：禅不是光静坐，而是要培养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中国的禅，已与印度的禅那大异其趣。加上禅偈的发达，中国的禅僧和诗几乎是分不开的。

宋代的诗人，不少从禅家取得灵感。黄山谷写的诗，有的简直是禅偈。例如：“罗侯（罗茂衡）相见无杂语，苦问汾山有无句。春草肥牛脱鼻绳，菰蒲野鸭还飞去。”第三句的肥牛，在禅宗语录中是常用的“牯牛”典故（《五灯会元》卷五，页二六〇）。末句则用百丈怀海禅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故事（《五灯会元》卷三，标点本页一三一）。禅家破除分别相，道“有”道“无”都是谤！所谓“汾山”（灵祐禅师）的有、无句（《会元》卷九，页五二三），有与无均要打破，禅是不重比量而用现量的。

我的好友已故戴密微教授（Paul Demiéville）尝注译临济语录，又选译中、日一些名人死前的诗，以禅僧占最多数。第一首为僧肇（374—414）的诗，名句有：“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他译成法文：

Lorsque ma fête approchera la lame nue,

Ce sera comme pour décapiter le vent de printemps.

（见Poèmes Chinois d'avant la mort p. 15）

这是多么美丽的句子！这样看来，死，亦可被理解为生活上一种艺术的形态。

他指出中国思想的特质，在紧握现实，返回即时的直觉。在中国，“抽象”与“系统”几乎全为具体的直觉所代替。又云：“此种思想使吾人（欧洲）感觉困惑。他认为：但假如有一人加以品尝，便完全觉得抽象理论之无味。”（Les Entretiens de Lin-tsi P. 80）哲理与诗的密切联系形成禅家吸引人的特殊力量，这种神秘的象征的由直觉所演出的诗样语言，隐藏着深度思想，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艺术的，更为合适。

生死问题在佛家看来是人间一大事。死是解脱。

禅学家认为禅不是用分别识的智慧可以了解的（如铃木大拙），他们太着重禅的公案，其实，如果对诗的语言艺术没有深透的理解，死抱“公案”，不免亦隔一尘。禅的“顿悟”，主要教育目的在使人开窍，读许多书的人，未必真能开窍。黄龙（寺）晦堂师对山谷引论语“吾无隐乎尔”一句请其解说。山谷诠释再三，他都不满意。时秋香满院，晦堂点出：汝闻到木樨香否？山谷至此方才了悟，因为得到了亲证，有切实的感受。禅还是要亲证的。由比兴得到的初步了悟，与诗的伎俩何异！明代许多理学家每每借用禅家“当下即是”的老套来显示日用的道理。禅的意识更深入民间，由于历代的禅师把道理与生活打成一片，许多“口头禅”便习用于一般的俗语里面，宋以后的社会浸润于禅的教化愈深而不自觉，许多日用俗语往往出于禅门，久而不自知，从语言学上有需要重新去省察的。画家有时亦可运用禅理去建立他的构图方案。禅的语言上的“取譬”所具备的艺术技巧，只写景而不必说理，玄理自在其中。这样，禅已成为一把美丽的切玉刀，而可以得到因人不同的充分利用；它和各种艺术结下良好姻缘，越来越是分不开的。

一九九一年

金匱室旧藏楚戈图纹说略

金匱室旧藏战国楚戈，长二十二公分，高十一·五公分，湖南长沙出土。戈两面嵌金丝，作神怪禽兽云气纹，精致绝伦。已著录于《论古初集》叶五一、五二。兹重加摹绘。

戈之一面，镂兽一禽三：（一）戈尖，独角人面龙形兽，作游泳状，四足开张。（二）戈中（援）处，为两角兽，角上光芒四射，双手微向上举，一足有蹄，似是夔状。（三）近胡处为两目扁长，身蜿蜒左屈，无角无足之怪兽。（四）胡身为一圆睛独角两足有蹄之兽，作飞腾状。（腿部及

蹄，颇与彩绘长沙时占神物帛画中三首人形牛蹄之状相近似。）（五）胡身下部为高冠尖嘴之怪鸟。

（亦与帛画中凤鸟相似，特长冠作连蜷状。）

戈另一面，镂六禽一兽：（一）戈尖为两禽，相俯仰，似凤凰。（二）为龙形物，独角有髯，双足展开作腾云之象。（三）援身近胡之上，为一小禽，作翱翔状，背有云气缭绕。（四）胡处为一巨形长颈禽，状似凤凰，正张爪。（五）其下为两小禽。

戈之奇禽怪兽，果代表何种动物，颇难质言。长沙陈家大山周冢曾发见战国帛画，绘一细腰妇人，面左而立，两手合十。头上有翔凤，扬翎挺爪；前有双角似蛇之蜿蜒动物，或目之为“夔”。然近年学者细察原绘，知其非仅一足。按《说文》：“夔，神魑也。如龙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画之形。”《文选·东京赋》：“残夔魑与罔象”，薛综注：“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准以是言，此戈上之人面两角单足兽，可定为夔也。至其上下之异兽，疑为蛟龙虬螭之属，（《广雅》：“有角曰虬龙，无角为螭龙。”《说文通训定声》：“龙子一角者蛟，两角者虬，无角者螭。”）而中杂以凤鸟；另一面则于诸凤鸟中间以蛟龙。总之，是戈图纹，一面以夔龙纹为主，一面以凤鸟纹为主。试取陈家大山帛画参证，知龙、凤二者，俱楚人信仰之中心。既于绘画上表现为崇拜之对象，复制为铜器漆器之图纹，又或施于旗帜。《楚辞》中言龙凤者，不一而足，如云：“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驾八龙之蜿蜒兮，载云旗之逶迤。”“麾蛟龙使梁津兮”、“我令凤皇飞腾兮”、“鸾皇为余先戒兮”（《离骚》）、“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孔盖兮翠旒。”（《九歌》，案孔即孔雀，青羽为翠。）兹不殚举。此戈纹上各禽兽皆有连蜷之云气相从，与漆器图案相类，真所谓“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云连蜷兮既留”，“斑陆离其上下”。令人对之，起无限飘忽炫惑之感；弥见楚人想象力之奔放，及其艺术之高度成就。

考蟠夔纹、蟠凤纹，于商代铜器已颇盛行，然图案皆规律化。德国Gustav Ecke《使华访古录》中之蟠龙盘以及父戊酉盘所见之龙纹，首作人形，有目及耳，与此戈蛟龙之作人面极相似；而其龙身蜷曲，外绕以兽、鸟、鱼纹，各相竞逐，已破除对称之形式；然不若是戈之瑰玮连狝，富于神话意味与浪漫情调也。

与是戈图案接近者，有战国鸟形盃，其圆筒图案为金银错成，线条纤细，上镂一嘘气神龙，氤氲飘渺中，杂以羽人、翔鹤、啸虎、奔鹿之属，神态飞动。（图见1954年第四期《文物参考资料》封面）前山西阳高县汉墓出土嵌金银之禽龙云气纹戟金具（图载日本平凡社出版《世界美术全集》七彩色图二），与有鸟形戈盃构图全同，而较为复杂精致。近年发见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前室于四壁门之两旁，均刻龙凤怪兽及羽人纹，（图见《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八期）益俶诡恣纵，蔚为奇观，又此种图案之变化扩大者也。是戈旧藏陈仁涛金匱室，陈氏谢世，已不知下落矣。

一九五七年

画笑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

客有为周君画笑者，三年而成，君视之，与髹笑者同状。周君大怒。画笑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之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马车，万物之状毕具，周君大悦。

客所画的笑，以读作篋为宜。《说文》匚部：“医，械藏也，从匚，夹声，篋，医或从竹。”笑是策的重文（如《类篇》五上竹部）。篋乃医的或体。《韩非子》的笑可能即医的异构。他说到“与髹笑者同状”。篋训械藏，“髹篋”当是漆奁一类之属。近年湖北有大量战国楚文物出土，如1986年荆州市纪南城的包山大家所见漆奁上的一幅以人物

车马为主体的写实性组画，长六十余厘米，图中有人物二十六，工笔重彩，笔力凝重，其中三车骏马并辔竞驰，有垂柳数株，随风摇曳，雁字横空。有人命之曰《金秋郊游图》（见1987年5月22日《湖北日报》刘彬徽报告）。这是战国楚国绘画表现于漆筴上的剧迹。韩非时代，写画技巧，更为精进，像陕西咸阳秦代宫殿的壁画上的《车马出行图》（长廊东壁第四幅），与《仪仗图》，除平涂之外，还表现类似渲染的手法，在在足以证明韩非所言漆筴绘彩技巧之可信。中国画法到战国末期已大有可观了。

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篋上面图绘龙虎与二十八宿，信阳长台关出土漆瑟上的乐舞场面，有跪地吹笙，撞钟击鼓，抚弦按瑟，婆娑起舞诸动作。长沙颜家岭三五号墓出土漆奩上所绘狩猎形状，长沙黄土岭楚墓出土漆奩上之生动舞姿，凡此皆近期新获之漆器图绘，均已脍炙人口。

漆器上之图绘方法，大抵有三，一为线描，先用毛笔蘸色漆以单线勾勒，在有漆地的器物上摹绘各种各样的图案或动物人物，江陵雨台山楚墓及曾侯乙墓所出可为代表。二为平涂，或以单色线条先钩抽象轮廓，再加涂颜色，像纪南城的石磬上面彩绘的风鸟纹。或先在器物上涂绘物象，然后以单线勾勒轮廓使其显著，亦有用笔蘸漆色勾划，如信阳长台关所出漆器，这一方法有如绘画以颜色写成。另一是以毛笔蘸金银粉描绘，即所谓描金或金髹，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外棺上诸纹饰则以朱夹金色来勾勒纹样。形形色色各尽其妙。三曰针刺，在髹好漆面之上，不用笔描绘，而以金属针类工具依草样加以刻划，纤细如发，巧夺天工，长沙所出漆奩，不少用此法刻镂凤鹿云气纹，工艺尤臻绝伦，是为楚土漆筴之高级成就。又有施用针刺方法于丝织品之上者，如江陵马山一号墓的绣品，系先用浅墨或朱绛色绘出图样，绣工再用针加以精绣，构图既更精练，线条尤为美观。故知髹绘中的针刺手法尤为楚人之特色。

浙江河姆渡遗物已有“漆”器出土，南方自昔即擅于髹漆，楚人更加以发扬，故漆器之美，冠绝

古今。髹筴一事赖韩非记其大略，有待专家作更深入之研究。

一九六八年

论书十要

（一）书要“重”、“拙”、“大”，庶免轻佻、妩媚、纤巧之病。倚声尚然，何况锋颖之美，其可忽乎哉！

（二）主“留”，即行笔要停滯、迁徐。又须变熟为生，忌俗、忌滑。

（三）学书历程，须由上而下。不从先秦、汉、魏植基，则莫由浑厚。所谓“水之积也不厚，则扶大舟也无力”。二王、二爨，可相资为用，入手最宜。若从唐人起步，则始终如矮人观场矣。

（四）险中求平。学书先求平直，复追险绝，最后人书俱老，再归平正。

（五）书丹之法，在于抵壁，书者能执笔题壁作字，则任何榜书可运诸掌。

（六）于古人书，不仅手摹，又当心追。故宜细读、深思。须看整幅气派，笔阵呼应。于碑板要观全拓成幅，当于别妍蚩上着力；至于辨点画、定真伪，乃考证家之务，书家不必沾沾于是。

（七）书道如琴理，行笔譬诸按弦，要能入木三分。轻重、疾徐、转折、起伏之间，正如吟猱、进退、往复之节奏，宜于此仔细体会。

（八）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倘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新出土秦汉简帛诸书，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断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触类旁通，无数新蹊径，正待吾人之开拓也。

（九）书道与画通，贵以线条挥写，淋漓痛快。笔欲饱，其锋方能开展，然后肆焉，可以纵意所如，故以羊毫为长。

（十）作书运腕行笔，与气功无殊。精神所

至，真如飘风涌泉，人天凑泊。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真乐不啻逍遥游，何可交臂失之。

一九六五年

诗意与词意——以词入画

文学作品以Theme为内在主要条件。用古诗作画的题材的，称曰“诗意”，起源甚早（韩诗、毛诗皆有图）。汉末刘褒画《云汉图》、《北风图》。相传嵇（康）、阮（咸）有《十九首诗图》。至用“诗意”二字，施于画上的，似以阎立德的沈约《湖雁诗意图》为最早（见《宣和画谱》）。五代时，能作枯木断崖云岫烟岫之态的成都杜楷有《秋日并州路诗意图》见《图画见闻志》。故宫画目中，明人作品以诗意为题的，不一而足。董其昌《霜林秋思》，自题：“玄宰写唐人诗意”（《故宫目》五，页四六二）。孙枝画杜甫《诗意》（同上目五，页四七〇）。文嘉、文伯仁、李流芳，都有极精的诗意图册。石涛的《东坡诗意图》，以画配诗，相得益彰，尤为出名的剧迹。

以词作为画的题材的，称曰“词意”。其事宋人已有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称孙浩然的“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一词。王诜尝画此《离亭燕》词意，作《江秋晚图》。此词他处作李昇，一作李升（《全宋词》页一一一）。“词意”二字，始见于此。后来画家用“词意”二字作画材的，有沈周《渔家傲词意图》，《柳梢青词意图》（《式古》卷二五）。清钱载写墨兰题云：《玉田词意》（《故宫目》五，页五六九）。清余集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轴》（《瓠钵》3/15）。

还有以词刻入版画的，亦有用“词意”一名。像万历时刊本之《诗余画谱》，一名《草堂诗余意》（此书万历四十年，黄冕仲跋。《版刻图录》PL682收苏轼《水龙吟》咏簾一幅），亦以“意”字作书名标题。

明人善画古人词意，如董玄宰画太白词《平

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大观录》一九）及写宋人词册王半山词十一首（《续梨》六），都是重要的例子。

一九七三年

以词题画

张志和《渔歌子》，为词中最早期作品。据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称，“张志和依《渔歌》五首，乃为卷轴，随句赋象。”《图绘宝鉴》谓“颜鲁公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随句赋象，人物舟船烟波风月，皆依其文写之，曲尽其妙。”故李调元《诸家藏画簿》收有张志和《渔父图》（《函海》本七）。五代卫贤作品，郭若虚记“张文懿家有其《春江钓叟图》，上有李后主书《渔父词》二首”（《图画见闻志》）。是李煜亦曾作《渔父词》题画。宋道诚《释氏要览》卷下法曲子云：

“南方禅人，作渔父拔棹子唱道之词，皆此遗风也。”盖尤盛行于缙流。至元至正十二年吴镇写《渔父图》及题词《渔歌子》十六阙，遂集以渔父为题一类词画之大成。《大观录》七称：“吴仲圭仿荆浩渔父卷，水墨轻清，写景空旷，十六词行书秀劲。”此卷现在美国。元盛懋《松溪泛月图》有姚绶题《渔歌子》二词，如“只钓鲈鱼不钓名”，亦是名句（《故宫》五，页二三〇）。明人编词集，若崇祯间，潘游龙的《古今诗余醉》竟将《渔父》列为词中之一类项目。

把一词题在画卷上，北宋时最有名的，要算米友仁的《白雪》。他有序云：“余戏为潇湘写，千变万化不可名，神奇之趣，非古今画家者流也。惟是京口翟伯寿余生平至交，昨豪夺余自秘着色轴卷。……以《白雪》词寄之，世所谓《念奴娇》也”。（《全宋词》一三一）。此卷收入《画苑掇英》，亦见《铁网珊瑚》画品著录。又宋无名氏的《玉楼春思图》上有小楷书《鱼游春水词》，极婉丽可诵。辽宁博物馆藏（《文物》1964年3月，《两

宋名画册说明》)。

金人以词题画，像故宫藏明昌名士武元直的水墨画赤壁图，有正大五年赵秉文草书和东坡词题句，健笔纵横，为该图生色不少。

元人取古今词题画的，试举二例：一是王蒙于至正廿五年为卢士恒作《听雨楼图》卷，已有倪瓒、张雨许多人的题句，及洪武二年僧道衍跋，而韩山人奕又替他钞上蒋捷一词，即有名的“少年听雨歌楼上，银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天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空阶点滴到天明。”后为跋云：“右竹山先生所赋之词，今偶获观此卷，因举是词诚甫，俾书卷末。夫听雨一也，而词中所云不同如此，盖同者耳也，不同者心也。心之所发情也，情之遇于景接于物，其感有不同耳。诚甫中年人，有楼听雨，吾意其在与僧庐之下者同其情，诚甫乃曰：吾听雨，吾知在吾之楼而已。遂书。竹山姓蒋名捷，字胜欲，义兴人。卷中诸先辈之词之腔，《虞美人》也。韩奕。”借用蒋词扣紧“听雨”楼名，题跋寥寥数十字，却成为一篇很隽永的小品文（《中央图书馆馆刊》已刊行《韩山人诗集》，此文可补入附录）。另一例亦是王蒙绘的《林泉读书图》，有自跋云：

余观《邵氏闻见录》，宋南渡后，汴京故老呼妓于废园中饮，歌太白《秦楼月》一阙，座中皆悲感莫能仰视，良由此词乃北方怀古，故遗老易垂泣也。予亦尝填《忆秦娥》一阙，以道南方怀古之意：花如雪。东风夜扫苏堤月。苏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钱塘江上潮声歇。江边杨柳谁攀折。谁攀折。西陵渡口 古今离别。自太白倡此曲之后，继踵者甚众，不过花间月下男女悲欢之情。就中能道者，惟有《花溪侧》：“秦楼夜访金钗客。江梅风韵，海棠颜色。尊前醉倒君休惜，不成去后空相忆。山长水远，几时来得。”自完颜莅中土，其歌曲皆淫哇喋熨之音，能歌此《忆秦娥》者甚少，有能歌者求余画，故为画此词之意。王蒙。

（以上二则并据史语所藏怡寄斋钞本《大观

录》，缺谁攀折三字，据《浮山集》补之。）这一画跋中保存了一首很悲壮的汴京故老《花溪侧》的佚词，和他自己所谱的《花如雪》的新作，均不是寻常的陈腔滥调，十分珍贵。这幅《林泉读书图》在明季却辗转到了岭南，方以智在隆武戊子冬于东日堂中见过此图，并临成长卷，既重录王蒙跋语，并加题识，见《浮山集》，现已不知流落何许。

一九七三年

从明画论书风与画笔的关联性

六法中以“骨法用笔”为最基本条件；国画的特色是由笔、墨产生气韵。笔为骨、墨与色为血肉。潘天寿认为“画事以笔取气、以墨取韵”，是很对的。但主要还是以行笔的线条为主，线条的厚重、轻倩、刚健、婉丽，形成不同的风姿，此即所谓“线条美”，事实上因各人的性格和书法训练而异途发展，形成多彩多姿各具不同的表现，从笔的本质上看来，画笔和画风二者往往保存着对应关系。可以说画家在书法上的训练，他的爱好、取舍方向，配合个性，造成行笔的习惯，以此决定他的画笔的特色。许多人都知道书、画同源，但行笔的工夫及其形成的过程，在画面上的运用诸问题，很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和分析的。

明代上承元人遗绪，书与画的结合，比宋代又推进一步。赵孟頫已提出“石如飞白木如籀”的写法，倪迂折带皴，以侧笔取姿，王蒙杂树简直是以草法入画（指《青卞隐居图》），这些是众所周知的例子。线条美在画面所扮演的主角地位，逐渐为人所重视，到了明代发挥更为淋漓尽致，“笔墨”的条件作为中国画的核心，明人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不能抹杀的。

不少画家亦兼为书家，如文、沈以至晚期的董其昌、八大山人，都是双轨并进而有高度的成就。有的原为大书家，余事作画，像王铎、张瑞图、傅山之流，画亦卓然可观。至于画家而工书者更比比

皆是。明代大画家无不讲究“用笔”。唐六如论画云：“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可谓知言！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卷一论用笔即有十八则，虽然论书，移以论画，许多道理，正自相通的。

下面略举一些重要及较少被人注意的画家，从他们的书法造诣可以看出他们画笔所由形成的根柢。

王绂 山人工写竹。自言：“画竹之法，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六如画谱》）全用书法来譬喻画。

刘珏 其七言草书（《古代书画图目》二·〇三一七）遒劲流转，画笔亦如之，涩中带润、柔中呈健。

姚绶 行草书运笔浑圆、干湿兼施（如《古代书画图目》二·〇三二五、三二六）。山水、竹石学吴镇，行笔路数至相近。

史忠 重用水墨，奇恣荒率（如《古代书画图目》二·〇四一三、四一四），信是如醉如痴，书、画行笔正一致。

郭诩 人物豪纵（如《古代书画图目》二·〇四四〇）。人称其“寄我清狂”，自题句用笔，重浊浑涵，一如其画。

陈淳 白阳书画皆从米海岳来。行书痛快淋漓，笔飞墨舞。写雨景亦水墨酣畅，满纸氤氲。

沈（周）文（徵明） 文、沈书皆学山谷，同归而实殊途。沈得黄骨、文得黄态，而文兼工小楷、隶体，秀整而古意盎然，苍拙不及沈而妍丽过之，文之狂草可追怀素，故写兰竹尤洒落不羁，为沈所不及。观二公书画合符相用之方，于斯道可思过半。

唐寅 行书近鸥波，韶秀取媚。王弇州谓“其书软熟”。又称其“行笔极秀润缜密而有韵度，惟小弱耳”。故其山水虽师法李唐，而化险为夷，骨力未能凝重，得其幽邃而乏其峻峭，亦以行笔近赵故耳。

徐霖 行书浏离顿挫，画笔亦如是。与杜堇合

作长卷，兰石及双钩竹，纯出天真，神品之尤，全以书法作画，异乎常轨。

莫是龙 王世贞称其“小楷精工，过于婉媚，行草有豪迈之态”。如山居杂赋，洵是神来之笔。画之行笔，自非拘守绳墨者可比。

邹之麟 观其为张灵织女图题字，疏宕有奇气，学大痴富春长卷，亦极疏简，同一笔法。

由上举各家观之，画笔与书法正是同一鼻孔出气，处处可悟两者关联处之深。

自董华亭以禅理论艺，取《楞严经》“八还”之义，主张师法前人，贵在能会，而神与之离，如哪吒之拆骨还父。“还”的意义，非常紧要。八大画笔从董而来，晚期可谓拆骨已尽，深契“八还”，而自辟户牖，前无古人（他的印章有“八还”一号，即取自董说，人少知之）。若石涛《画语录》开宗明义，由“一画”说起，自能得源头活水，“一”以生二、生三，以至生出万般形态。执一以驭万，故所得在“用繁”，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搜尽奇峰打草稿》卷，可谓茂密之极；而《万点恶墨》卷，亦以繁见长。可谓有悟于“一即一切”之旨。八大则反是，他注重还原，所得在“用简”，牢笼万类，而归于一，可谓有合于“一切即一”之旨。故知石涛是小乘僧，八大则大乘（摩诃衍）禅师矣。

画家湛深于书道者，明其与画理相通之处，自可左右逢源。惟此须从实践中体会而来，不能迅速立致。艺人致力，须经三薰三沐，何止“八还”，而造境浅深，宛如“十地”。明代各家，深有悟于书、画行笔一揆之理，故造诣往往突过前人。此一关捩，至为紧要。故粗为阐述，以当嚆引，望诸位专家有以是正之。

一九八八年

《悲庵印谱》序

赵悲庵篆刻法书，辑录成帙，非复一次矣。

其流芬余响，久已沾溉域外，将芬近见告，拟掇其印章百七十事，书联卅五帧，重泐为集，用广其传。悲庵作篆，起笔崭绝，结势而不藏锋，此取方为圆也。作楷则舍道密而取宽绰，横扁作态，此以隶为行也。其摹印则力于印外求印，取繁于简，位奇于安。冯孟亭称：“汉隶融而唐隶凝。”悲庵治印，融而能凝，茹涵于秦汉者深矣。悲庵于学无所不窥，自言不薄辞章，不右宋，不左汉，其书（江湜）伏散堂诗后，述其学术次第详矣。其言曰：

“其行事求经不得，比史不得，寻之小说家且不得；其言论非皇古，非輶近，儒无是；入之佛，佛无是；问之道，道无是；推而远之，至于域外，如夷说耶稣新旧诏希腊腊顶书仍无是。四千三百年中事，日积月出，不可思议其可心得。余得傲弢叔者有此。”此悲庵为学之总蕲向也。以之治书治印，无不如是；故治印则求之印之外，治书则求之书之外，治一切学则求之一切学之外，于书于印，何曾数数然。此悲庵所以振奇而独绝也。其印与书之美，世早有定评，何庸再赞一辞。因摭其论学吃紧语，以为金石书法家之棒喝，质之悲庵于地下，谅无间然也夫！

一九七七年

宗颐名说

先君为小子命名宗颐，字曰伯濂，盖望其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以理学勖勉，然伯濂之号始终未用之。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插架有日本大正正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日译南传大藏经。初，余于法京展读北魏皇兴金光明经写卷，曾著文论之。八一年秋，游太原，夜梦有人相告。不久，陟恒岳，于大同华严寺睹龙藏本是经，赫然见其卷首序题“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慈觉大师宗颐述”。又于百丈清规卷八见有崇宁二年真定府宗颐序。元普度编庐山莲宗宝鉴

（卷四）内慈觉禅师字作宗蹟。元祐中，住长芦寺，迎母于方丈东室制劝孝文，列一百二十位。曩年检《宋史·艺文志》，有释宗颐著《劝孝文》，至是知其为一人，以彼与余名之偶同，因镌一印，曰“十方真定是前身”。

又余与扶桑素有宿缘，自1954年著文论熙宁中潮州水东刘扶所塑瓷佛，为小山富士夫取以译，嗣后论文屡在两京刊布。近时为二玄社编《敦煌书法丛刊》凡二十九册，向不知何以结缘如此之深，后悉日本大德寺住持养叟宗颐，与一休宗纯同出华叟宗昙之门。一休，即真珠庵开祖也；养叟，与余名复相同。前生有无因缘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非偶然，因识之以俟知者。

一九八八年

选堂字说

或问于余曰：子曷以选堂名斋？应之曰：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以此书讲授上庠历三十年。中岁重理绘事，以元人为依归，尤喜钱选。六十退休后，莅法京，以上代宗教与西方学者上下其论。记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其十一变词有句云：“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选民云云，正如希伯来之Chosen people，此道教徒之创世纪遗说也。以为洪水过后，人类种民惟余伏羲，如彼土之挪亚，今苗裔神话尚存其说。前岁游吐鲁番，见其博物馆中，伏羲女娲交尾之图凡数十事，图之之意，似示人类祖先有再生之义，是古代西域有伏羲种民传说之明证也。由是观之，选擢之说，亦有可取焉。余之以选名吾堂，盖示学有三变。客曰善，因纪之以示后之人。

一九八八年

以上文论十则，均选自《澄心论萃》，胡晓明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本栏责任编辑 张钰霖】

饶宗颐书画题跋选

【绘画题跋】

一、题敦煌走兽人物卷

右法京所藏敦煌卷，列伯希和4060号，有会稽镇遏使罗佑通题记。后魏正光间，侨置会稽郡于此，唐末为曹氏六镇之一，此幅写人马神态自然，笔亦古峭有力。

右列伯希和4082号，卷背观音白描，手执莲花，衣折疏简，笔稍杂乱，而流畅可喜。下半残缺。

与上同卷，正面绘狮子，系铃于颈，笔如波纹，若断若续，以破笔轻点出之，甚为生动。

右伯希和3050号人物。以颤笔勾勒，纵意写来，毫不矜持，石窟白画之上驷也。

辛酉夏月飓风中，以朱笔作莫高窟所出白描画稿。选堂记于梨俱室。

二、石涛上人宋元吟韵继声册跋

石涛宋元吟韵十二纸（据早行题识云：“取宋元诸公吟韵，图成一十二。”应称“吟韵”为是），曩曾由神州国光社泰山藏石楼印行成册。日本《南画大成续集（一）明清十一家山水集锦》影印只十幅，而缺其二。

上人所绘题刘攽《春草》一首，检放着《彭城集》无之，实为刘敞所作。《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公是集》卷二十八有此首，云：“春草绵绵不可名，水边原上乱抽荣。似嫌车马繁华处，才入城门不见生。”（《丛书集成》本同）石涛录此作“未有名”。末句“不见生”作“便不生”。第三句作“繁华地”，均异。清乾隆时江宁严长明用晦选《千首宋人绝句》，卷二亦收刘敞此首，作“才入城门便不生”，与石涛同。但第二句紫字作茎，知此句竟有荣、紫、茎三者之歧，不知石涛所据为何本，但误其作者刘敞为刘攽，以兄为弟，殆凭记忆，信手录出，偶疏忽耳。

去岁闻均量以巨金购入此册，海外未获快睹，一时兴之所至，取《南画大成》十帧，以竟夕之力，抚其大意，和以俚句，非敢附骥，但表心慕而已。及见原迹，始悟石涛用色之工，濡染淋漓，良不可及。余画一文不值，百世后不知如何？书此聊自解嘲。癸亥，选堂。

三、摹李公麟五马图跋

右卷为李伯时记元佑间在骐驎院所进汗马。著其名者，有凤头骢、锦膊骢、好头赤、照夜白，皆神骏也。贡者有董毡、温溪心，俱吐蕃首领，足以证史。山谷尝语曾空青，谓伯时貌天闲满川花，放